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不无惭愧,我的群众关系我自己也不满意。我说的群众关系,是一个人在微信群里的态度和在群里的位置。

常有聚会初次见面后的建群。建群当天,群情高涨。发照片,说友情,有欢笑,有戏谑,有祝福……我也一样。酒杯放下了,酒兴还在发酵,全部倒进了群里。之后,和旧友新交由此生发出很多的往来。这是超出群的意义了。但是在群里,到了第二天,我大多是酒消消,言淡淡。群内自有热情洋溢者,也有温情脉脉者,还有信息传播者,我好像都不是了,偶有只言片语,通常悄无声息。总是有“一夜群”之内疚。

很是佩服做群主的,多怀仁心,面面俱到,建了一个群,像是开了个公益茶馆。为了群的生气,群主每天一清早像要生煤炉炉一样,问寒嘘暖,还要发布气象预报每日要闻,群主的热心,宛若是柴火,烧着烧着,炉火也灭了。待群众早上落定,群主已经备好了茶,还有一桌瓜果。

偏偏我只是吃瓜的群众,别人是吃瓜子的群众。吃瓜是不声不响的,瓜子和聊天是天然的搭档。聊天,要是没有瓜子,话题也就严肃;吃瓜子不聊天,心里定当压抑。一个群需要的是吃瓜子的群众,才热闹。一个小小的话题,被三两个吃瓜子的群众说来说去,倒是说大了,还有趣。我也想切入轨道,但是三

两句后自动脱轨了。后来想起来,我不喜欢吃有籽西瓜,不喜欢所有带核带籽的食品,竟然少了一种本事,只配做一个吃瓜的群众。

曾经看到过一则常识。以往菜场有卖活黄鳝,装黄鳝的大木桶里总有些许泥鳅窜动。后来得知,黄鳝不好动,要是不放些泥鳅进去,黄鳝要闷死的。借来比喻群众的不同热情。我也心安理得了。

也有我做群主的群,真是汗颜了。如果群主也要年度考评,我肯定是不及格的。炉子是不生不熟的,确切地说我不是引火的柴片,更不会有茶和瓜果照应。没有了瓜子,自然也就没有了吃瓜子的群众。幸有几个小群,群众水平比群主高,没有瓜子不要紧,略有余温,尚能清谈,似诸葛亮羽扇纶巾: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群主的年度考评就靠他们了。

只有一种群,是工作群。或是群众或是群主,我反而积极。工作群里没有茶和瓜果,一群人倒像是在准备茶水糕点,是装台的角色。

熟识者的群,我已经话话不多,要是面对一大堆陌生人,甚而还有很多起了时尚得让人眩晕名字的人,我完全是无言以对了。常有朋友,可能还是未曾谋面,邀我入群。人家的美意无法拒绝,但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话题,被三两个吃瓜子的群众说来说去,倒是说大了,还有趣。我也想切入轨道,但是三

群众关系

马尚龙



大匠之门 (篆刻) 刘一闻

舞”,我会弱弱地说明一下:不要对我有任何期待,我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连潜水都比不上——我喜欢真实的面对面,在群里则茫然,无语无为。我很欣赏群里群外线上线下的游刃有余——欣赏也即自己做不到意思。

群主把我请进群里,我还是黄鳝的角色。无聊偶看有聊,看泥鳅窜动。多一点泥鳅群里就热闹,多看几眼,也看出了泥鳅多看了,热情多了,恩怨也来了。前两天还比谁都亲昵,说翻脸就翻脸,各不相让,愤而退群,也有移除进而拉黑的。弄得仁心群主出来劝和,还要重申群内纪律。有位群主朋友说,黄鳝太多闷死,泥鳅太多吵煞,吃瓜的群众也有比吃瓜子群众好的一面——太平呀。

闷声不响吃瓜时,忽地看到某个群主吹哨,要聚集了。我迅即举手了,速度还快于泥鳅,并且聚会时还很准时。于是有朋友问,你也看群的啊?是啊是

博物馆之“物”,从何而来?考古发现,馆际交流,市场搜罗,拍卖竞价,民间征集……而社会捐赠,一直占据博物馆藏品来源的重要席位。捐赠者化私为公、慷慨大方的高尚之举,足为后世楷模。

捐赠,是情愫,是风尚,更是一种文物精神。我供职的银行博物馆,时常遇到捧着家藏物件前来捐赠的各界宾朋,他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捐的是公益,献的是情怀。每每话别,送至门口,望着他们来去匆匆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少了实物,许多回忆似乎无从附着。历史影像学家尔冬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打捞时光的遗迹,为圆海上丝路梦,几乎倾其所有。银行博物馆初创时,尔冬强曾来馆拍摄金融历史文献,望见民国老钱庄场景,脱口而出:“我的汉源书店里,藏有历朝历代的匾牌,都是去各地采风时淘来的,记得有一块钱庄的店招,放着也是放着,回去找出来送给你们。”果不其然,没隔几天,他扛着书有“银钱兑换”镏金大字的木质店招送上门来,还顺带捎来了一部老式电话座机,示意摆放在国统区中央银行场景里的行长办公桌上,历史气息随细节的还原,瞬时弥漫开来。这之后,尔先生陆续捐来一百余件金融类文物,涵盖契约、单据、票证、图照、书册等,洋洋大观,真的是古道热肠、急公好义啊。

上海美协主席郑辛遥的漫画,奇思妙想,天马行空,令人发噱,而他记忆中担任过银行储蓄所主任的

父亲,却是谨小慎微,不苟言笑。若干年前,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一张其父郑锡臣 1949 年前作为东莱银行练习生时留存的行员保证书及副本,此物为当年银行入职“门槛”甚高之佐证,便借兄长郑辛邀一道专程登门,捐赠给银行博物馆,填补了馆藏之空白。漫画家天星

闻之,打趣道:“辛遥的捐赠交关珍贵,黄馆长依诚心要伐?”说话间,还特意加重了“诚心要”三字的语气。我一听,哈哈,上海话“诚心要”音同郑辛遥,立马心领神会,大声表态:“诚心要!诚心要!”说起昔日上海滩“钱业巨子”秦润卿,大名鼎鼎,从 1920 年代开始,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执金融界之牛耳,且律身谨严,热心公益,出资办学,盖藏书楼,大节可风。百年后,他的孙辈秦允宗颇具先祖遗风,不仅捐出秦润卿象牙私章及其创立的“抹云教育基金会”印章等一批重用物品,还凭着年轻时跟随海上名家李味森学画积攒的功底,创作了数幅以秦润卿驰骋钱庄业艰苦创业为题材的油画作品,以寄情怀,以画补史,分别馈送银行博物馆以及祖父兴办的上海总商会、储能中学、新中中学等单位,彰先祖之功德,表后嗣之虔诚。

让文物找寻到完美的归宿,在公共空间“活”起来,讲好藏品背后

的故事,无疑成了众多捐赠者的心愿。适逢建党百年前夕,正为筹备中的红色金融特展史料匮乏而愁肠百结,如同雪中送炭,媒体首席记者方翔捐来的一封信札,系 1989 年人民银行一位老领导致函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金融界委员会书记张承宗,细细研读,字里行间有乾坤,解开了

上海天亮前夜银行职员受命掩护地下党迎接解放大军的若干谜团;前些时候,沪上出版机构纷纷告别福州路,资深出版人杨柏伟怅然若失,搬迁之际,打包整理书籍,意外抖落出一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制的储蓄宣传书签,时代印痕,跃然纸上,如获至宝,当即拨通电话表达了捐赠意愿;申城藏书家沈琦华,嘻哈性情,菩萨心肠,偶家集藏如体态一般丰硕,他妙手偶得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优待售粮储蓄”木刻版画,镌刻了一段不寻常的农村金融史话,特意配框,隆重呈献;还有热心市民,读了作家马尚龙的一组“银行老照片”的文章,颇受启发,翻出几代珍藏的旧时银行影像资料,驱车送来……捐赠人无一例外地表示,小小物事,不上档次,不足挂齿,放到合适的地方保存并展示出来,才是顶顶要紧的。其实,岁月典藏裹满情感的包浆,哪有雅俗贵贱之分,不论善小善大,捐献就是伟大。

有句歌词怎么唱着来着:缘分本是注定,聚散各有道理。收藏的主题终究是聚与散,无数捐赠者的义举,从悉心守护到默默传承,不负初心,不负光阴。

捐物长宜放眼量

黄沂海

高山仰止

范婉

在黄河中游的西岸,有一座小城韩城,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司马迁祠墓位于韩城以南,芝川黄河古渡口的无名高岗上。

小学时,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特别记得两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写的。

这篇《报任安书》,我一向视为司马迁对自己坎坷一生的写照,读来痛彻心肺。清晨的司马迁祠,笼罩着一片安宁的光辉。惠风和畅,走在凹凸不平的韩奕坡上,我感受着几分清幽与萧索。经过朝神道,怀着敬意,爬越九十九级台阶,登抵太史祠院。院中古柏参天,游客稀落。北宋时修建的献殿,穿堂式建筑。朴素幽静,碑石林立。端详寝宫中的司马迁坐像,色彩有些斑驳脱落。光线昏暗,我默诵着《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司马迁拥有一支空前绝后的笔。感觉、思想、人物,如涓涓细流,汇于笔下。上下三千年,帝王将相,诸子百家,在史学家的眼底逐一复活,然后贯穿、延伸,

终成鸿篇巨作《史记》,共人类时光长存。与古希腊盲诗人荷马著写的史诗不同,司马迁笔下的物,都不是英雄,却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决心。他自己更不是英雄,被人讥笑嘲讽:为了苟活性命而愿受宫刑的一介儒夫。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放声大笑或放声痛哭,似乎都做不到。只有默默忍受。“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是锤炼,是磨砺,从而萌生出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

《史记》维系了司马迁一生的沉重。《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韩城古称),耕牧河山之阳。往回再次穿过“河山之阳”青砖牌坊时,我稍作停留。极目远望,西禹高速公路似腾越的蛟龙穿行在田野与山岗间,耳畔传来黄河阵阵的惊涛拍岸声。这是他深切眷恋的故土。

从这里出发,司马迁数次远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



日日暖心 (水墨) 朱应

绝句艺寻

吴欢章

很多绝句善于观察和处理现实和现实的关系,把两者在艺术创作中统一地展现出来。这些绝句或是把不同时空的事物巧妙地融为一体,以推进艺术表现的生活广度和历史深度。王昌龄写边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用互文的方式,集中概括了秦汉以来边患频仍、战乱不息的历史苦旅,表达了悲悯苍生的历史情怀。杜甫写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驰骋千秋,纵横万里,把杜甫身在草堂,胸怀天下的崇高精神状态极具历史意味地表现出来。

这些绝句或是着眼于历史的沉淀物,给予富有暗示性的点化,以激活或启迪对历史真知的深思。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前两句写眼前春色,后两句写明日黄花。南朝寺院迷离于烟雨苍茫之中,这里包含着多少历史兴亡的感叹!现时的江南与历史中的江南交融于千里春色之中,使这幅名为写景的画卷别具一番深意。我们再来看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败落的宫殿,寂寞的红花,白发的宫女,淡淡的哀愁。在这样一幅极其寻常的生活小景中,竟蕴藏着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波澜,真可谓之袖珍版的《长恨歌》,寥寥数语,不尽的沧桑。

现实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有来路,有去向,历史一路走来,也有起伏、兴衰、利弊、得失,只有把握历史的经纬,疏通古今来的血脉,才有可能提升现实表现的艺术境界。在这方面,绝句艺术是值得学习的。

我的青年期是在鲤鱼洲开始的,这是一片从赣江流入鄱阳湖的湿地中围垦出来的土地,方圆 70 平方公里,始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1975 年兵团撤销后,改称五星垦殖场。我 17 岁下乡,尽管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也改不了年轻人活泼好动爱美的天性,闲暇时间,知青们在各种场合拍了不少照片。我的老照片早就找不到了,是我的知青好友杨洵替我珍藏着。在我们知青群体纪念去鲤鱼洲下乡 50 周年的时候,他从微信里发给我好多我的老照片。望着照片,我的思绪回到了年轻时度过 8 年难忘岁月的鲤鱼洲。

一张雪地里的照片,记得是在连队的仓库边上拍的。那是 1972 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快要过年了,我们等着雪停后回上海探亲呢。可这雪却没有想停的样子,一直是撕棉扯絮一般,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撒下来,在地面上积起厚厚一层,只能穿半高统雨鞋在路上行走,去食堂打饭。年轻人兴致高,大冷的天,我们冒

着大雪,穿上厚厚的棉衣,围上羊毛围巾,在连队周围赏雪景,拍照片。照片上,杨洵围着白色的围巾,戴着白色手套,我围着黑白灰三色的围巾,未戴手套。我们脚穿半高统雨鞋,面带笑容,拍下照片。为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马上就要回家了,要见到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笑意忍不住从心里流出来。我与杨洵的友谊,我曾写了散文《我们的岁月》,刊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那年回家探亲,确实异常艰难。因为积雪厚,从南昌到九团天子庙的班车停了,班车只开到一营营部,而从连队到一营营部的路有 20 多里。我们那天下半夜就起床了,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行李袋,穿着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行走,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地上泛着一片白光,路上的沟沟坎坎都被白雪掩埋了,只能凭记忆摸索着走路,刺骨的寒风刮在脸上有点痛,两只手冰冰冷,而贴身棉毛衫裹着的身体却在出汗。好不容易走到

雪地照与打靶照

朱大建

乐地唱起了歌。还有一张我在武装班打靶的照片,值得说一说。当年我去的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属于半军事化的屯垦性质的农场,从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指导员等领导干部都是现役军人,从连长开始,才是地方干部。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武装班。这个班的窗台下有一个枪架,支着三支 53 式步枪。这枪上的刺刀是前苏联式的三角刺刀,异常锋利,比日本的三八大盖刺刀更胜一筹。武装班任务特殊,平时与大家一样下地劳动,但是遇到特殊时期,比如鄱阳湖的洪水要来了,武装班就要承担

一营营部,却又听说,因为积雪深,班车只开到南昌县滁槎镇。我们在心里屏住一口气,一咬牙,挑起扁担,迈开脚步,又走了 20 多里路,赶到滁槎镇,这才挤上班车到南昌,再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买好当天晚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当在月台上一路小跑,扒上绿皮火车坐在座位上,人累得几乎要瘫软下来,然而心里却是欢

起站岗放哨,每夜轮流值班的职责。武装班战士每年有一周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向前看齐、齐步走,在操场上持枪匍匐前进,举枪瞄准,射击,这些军人必须会的技能都要学会。每年最令人兴奋的是打靶,打靶的场所设在鲤鱼洲大堤边的荒地上。我们趴在遍地长满荒草的土地上,步枪的枪托顶在肩窝里,透过准星瞄准,屏住呼吸,缓缓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枪托的后座力就重重撞向肩窝。我是深度近视眼,还有散光,先天不足,尽管下了苦功练瞄准,打靶的成绩仍然很臭,一般就是 6 环 7 环的水平,当然也从未有子弹脱靶的记录。记得有一年打过一枪十环,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心里乐开了花。每年打靶,都是我的成绩拖了全班的后腿。好在武装班知青们都通情达理,原谅了我。他们知道,我已是一身心投入了。

我家几代人都在原淮海中路的人民照像馆拍过照,说起我的第一张“人民之照”,有一番故事的。

十日谈

照片背后的故事 责编:杨晓晖